文華大訓箴解

文華大訓箴解表

嘉靖十九年正月內 臣 道南謹

奏為昭

聖謨以崇

國本事 臣 伏攷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庚午

憲宗皇帝御製

文華大訓成以教

皇太子者

道傳至聖寔為

昭代之良規

治本純王允作

儲宮之懿範竊嘗著解以推其義茲復獻箴以申其忱弗揣蠡窺罔勝[illegible]戴臣誠忻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主建中御九五而應

飛龍之象

儲皇麗正繇千億而開

詒燕之祥自有

天地以来凡為

日月所照有是

父有是
子膺
寳曆而繼繼繩繩作之
君作之
師撫
瑤圖而赫赫業業摩稽駁紀越剏麗基軒是作而紫
電繞樞誕神明之遹胄顓帝起而珠星聚室
臻湯穆之休徵堯勳載隆舜華重協塗山旅
啓明明禹則之乘簡狄生商奕奕湯獻之布
肆若文武佑啓成康三善咸共于上庠六儀

胥譎于東序嗣茲以後浸亦罷尋賈誼陳係傅於漢朝劉洎疏教養於唐室延至承平之累祇為充棟之餘邈閣前編遐被往牒未有如我

皇明

聖祖

神宗冠百王而余盛我

皇上

聖子

神孫紹千聖而永隆焉者也洪惟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

帝

神發天明

聖躋日敬纘

高皇睿鑒之銖述

成祖心法之精奧微顯而符若

文華之大訓發玄秘以彰

奕葉之嘉謨論治道源於虞夏商周綱有條而不

紊論學真采乎濂閩洛目有序而舉張發

揭悉出於

淵衷體裁皆定於
宸斷煥乎如揭台斗而列宿成象於天沛然若決江
河而百川朝宗於海上騰東壁不獨藻絢于
詞林旁燭西奎真五龜鑑于
天府教蓋未過
皇帝陛下
德廣運而
乃武乃文
道純粹而
聖健至正叙九疇敷

皇極燄烈照耀於華夷亞百禮凝
神禧協氣薰蒸於穹壤擅
乾符以時御雨施而雲行蓂
震器以世傳星輝而海潤列逢
黃雒之迪吉夙感
蒼昊之錫靈膏露圖霄豫兆
璇源之衍澤慶雲映旭先孚
璧景之澄暉
紫詔渙頒
朱陽鼎育旁招俊乂慎簡哲髦宅

鶴禁以崇儒咨疑丞而訓輔翊萃
虎闈而齒胄修禮樂而敦詩書謂
聖功必正於養蒙而
天德自昭於大蓄念終始典于學敦求王人之多聞
於緝熙殫厥心允臻
皇祖之成憲以引以翼不愆不忘
尊所聞行所知盡精微而致廣大
繼其志述其事履中正而樂和平臣快覩
奎章恪謄
天藻彪昺範馬頁圖允矣

聖學之精凝風儀廷麟游野昭哉
帝治之馨香竊擬宋璟受寶之紀臣敬上
青宮之典詎希仙令呈之德裕虔陳
丹扆之箴伏望
邁五超三
統一衍萬
德彌久業彌大弘
元化於兩間
謨丕顯烈丕承宣
重光於萬世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忻躍之至謹以所撰
文華大訓箴解裝潢成冊恭進以
聞　三月二十七日欽奉
聖旨爾所進書[illegible]覽該衙門知道

文華大訓箴解表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一

進學篇

臣 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有曰朕惟人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所以學修齊治平之道也昔堯舜禹湯文武皆汲汲焉以學仲尼亦曰吾有所不服在聖人尚如此故人生八歲入小學十有五年入大學公卿大夫元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然況為儲副則將有天下國家之寄者可不學乎古人論學多矣有宏綱要旨焉取以為總論而學必

稽古然後有獲故進學之目必先之以明典訓典訓之要在明義理之理吾性分之所固有而非自外來也我欲明而知之則所以用力以求復其本然者自有不容已故躬行踐次之然必與近師儒切磋講論其有所啓發而易為功故資友為次之三代以降聖王不世出處士橫議吾於紛然雜出之間以乘吾道者非一不有以辨而擇之能不惑者鮮矣故又次之以擇

君尚大哉

聖言真萬世帝王論學之心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

四箴其一曰明典訓箴其二曰窮義理箴其三
曰資啓沃箴其四曰擇習尚箴

明典訓箴解

解曰此謂守明典訓也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以言乎禹之造夏典則
昭于邦國所當敬守而不違也詩曰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言乎文武之
造周謨訓垂于朝廷所當率循而不越也夫敬
守不違則明徵定保而上克繩乎祖武率循不
越則永言配命而下克啓乎孫謀是故古之叔

太子者法象泉以果育而迪之以大中之極象
震雷以潛修而啓之以至正之矩楚語曰多訓
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誦詩以輔相之
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
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於乎觀斯語也所以明典
訓者不在茲乎乃若伊尹述祇德之訓以告太
甲克彰一德之功周公述漆沮之詩以告成王
終紹三后之緒誠可為萬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

歷世故創業艱難恐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
書日夜以思具著至細纂六年始克成編後
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
違祖訓矣又諭
皇太子宮臣諸府僚屬曰輔導之臣猶大度之器必
先正己而後正人善德義者正己之法在善惡
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
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能盡輔
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林木必加繩削乃能成
器太子諸王必得[illegible][illegible]輔導賢臣乃能成德朕

擇汝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監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建

皇史宬以尊藏

訓錄之典豫構

遐先閣以大勒

祖德之詩典訓之明於斯至矣臣愚竊

皇太子作聖之初命宮講解而知之惟精切已體認

而行之惟一宋儒程頤亦云為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明典訓箴

箴曰稽古神聖法象乾文羲畫爰闢軒紀式明
開物成務秩典敷教東壁發祥南離炳燿堯熙
既揚舜華載宣禹有典則湯有風愆丕顯文謨
丕承武烈克開厥後赫赫業業刻居少陽養正
於蒙古訓是力乃臺聖功

皇祖有訓親灑

宸翰斗緯昭回奎章郁煥惟

皇紹法建孝純仁
追先有聞
皇史有成
聖嗣監茲
天藻有奕臣庸作箴萬世無極

窮義理箴解

解曰易謂窮義理也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言乎道之大原出於天聖人所以窮神而研幾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以言乎道之統會存

乎心聖人所以盡心而知性也夫窮神研幾以契天道之妙則求端於天者罔弗至焉盡心知性以立人倫之極則垂法於人者罔弗至焉是故古之教太子者積其良知而蚤諭以開發乎聰明養其德性而敏求以緝熙乎問學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習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乎觀斯記也所以窮義理者不在茲乎乃若漢教太子以術數之

學而無格致誠正之功晉授太子以申韓之書
而非修齊治平之道誠可為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太子有客梁貞王儀等曰翰會寶玉所以成器尊
師重傅所以成德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
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義禮之教及往古
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
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
道又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
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

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
聖為則苟務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
其學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文理密察而道贊乎三才
神明潛運而智周乎萬物義理之窮於斯備矣臣
懇允碩
皇太子作聖之初致廣大必盡乎精微極高明必道
乎中庸宋儒朱熹亦云人主之學以明理為先

其是之謂乎 臣 謹上

窮義理箴

箴曰大哉元命太極流行兩儀攸異四象攸分
自一而萬浩乎罔既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自萬
而一淵乎無窮推而無始究而無終幾微而幽
神應而似易知簡能瞻前忽後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誠明無盡允執厥中
皇祖有訓欽乃攸止居仁由義主敬窮理惟
皇紹決入聖超神坤直方大乾純粹精
聖嗣監茲

帝學有光臣庸作箴萬歲惟康

資啓益箴解

解曰曷謂乎資啓益也伊尹告太甲曰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以言乎資後彥以輔儲德斯能凝命於天也周王命君牙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以言乎資謨訓以開胤緒斯能效法於祖也夫凝命於天則當慎乃儉德時有所啓而後有可久之功效法於祖則當纘乃舊服日有所益而後有可大之業是故古之教太子若或資師傅以講道而必究夫格物致知之端

或資賓友以贊德而必賴夫繩愆糾違之益禮
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
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
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
上庠於乎觀斯禮也所以資啓益者不在茲乎
乃若魏之丁廙諛以贊述殊無就正之規陳之
江總誘以詞華濕排麗蓋之軌誠可爲永鑒也
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

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止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又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今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有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

置之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昭然天下之治可得而致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臣仰

惟

皇上光昭

祖訓

聖資天縱而猶

日御講幄以諄咨

聖政日熙而猶

時莅台垣以延訪雖無資於啓沃而自有與天合德

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朝夕納誨務底于熙明夙夜基命

務臻于宥密宋儒程頤亦云人主之學以當務

為急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資啓益嚴

虔曰自昔皇王莫[illegible]隆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虎[illegible]稽校

或于東序羽籥干戈乃武乃文式誦式歌或于
上庠詩書禮樂希聖希天先知先覺緝熙厥學
日就月將時識內朗篤實輝光懋昭厥德日新
月盛睿智秀通剛健中正
皇祖有訓佑啓保明周旋武牖顧諟湯銘惟
皇紹法靜虛動直謙謙允濟乾乾不息
聖嗣監玆啓心沃心　臣膺作箴萬善惟純

擇習尚箴解

解曰曷謂乎擇習尚也伊尹告太甲曰今嗣王
新服厥命惟新厥德而必追論其習與性成以

言乎性相近習相遠必新厥德乃可以變其所習也召公告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而必先戒以節性日邁以言乎性本善德本同必居厥敬乃可以端其所尚也夫新德以變習則克綏厥猷而天下之善協于一居敬以端尚則績熙敬止而天下之動貞夫一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所親必正人而薰陶於至善所行必正事而涵養於懿德戴記曰太子乃生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

若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於乎觀斯記世所以擇習尚者不在玆乎乃若漢開博望苑未聞有馮翼孝德之賢唐闢弘文館亦多列浮藻脩𡑒之輩誠可爲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省臺諸臣曰朕諸子日乂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所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䧺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

日君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又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惇崇理本而治必審其所尚

澄清化源而教必慎其所習固不待於決擇而自有優入聖域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尊所聞日進乎高明行所知日躋乎光大漢臣班彪亦云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擇習尚箴

箴曰觀象大壯雷在天上君子履禮必審厥尚觀象大畜天在山中君子畜德必廣厥衷矧惟觀頤養正於始不顯亦臨乃能安止矧惟觀習自昭則明不見是圖乃能居貞擇術既端慎動

斯言弗慮胡獲惟豫斯立

皇祖有訓諄切懇至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惟

皇紹法明燭煌煌知微之彰知柔之剛

聖嗣臨茲克儉克勤臣庸作箴萬國咸寧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二

養德篇

臣汪謹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有曰朕惟人得天之理於心所謂德也是德也人人就無之而能不失者蓋鮮是以自古聖賢大學教人之法必拳拳以明德為言而大易取象於養蒙作聖之功亦必自德始矧太子天下之本宗社生民所繫可不以養德為先務乎然德之條不一也故總論其綱而其目則析之以端心志焉蓋心為一身之主宰而

志則心之所之天下衆善皆由此出不正其心
則所存或牽於外誘之偏不端其志則所守必
狃於他岐之惑雖欲強進於善而德非其德矣
然此特以養於內者言之彼外焉一言一動與
夫衣服飲食之常皆吾心與德之寓也苟有一
之不謹則乃德之累大矣故次之以謹言動慎
服食焉夫慾之遣遣有限而人之逸欲無窮或
聲色玩好之求田獵遊觀之縱盤樂自恣奢靡
弗約皆所以汨吾心喪吾德者尤不可以不戒
世故次之以戒逸欲斯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修德之身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

四箴其一曰端心志箴其二曰謹言動箴其三

曰慎服食箴其四曰戒逸欲箴

端心志箴解

解曰曷謂乎端心志也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以言乎帝王之道本於存心當執乎至中而不可偏也召公告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以言乎帝王之學始於立志當守乎至靜而不可流也夫執乎至中而致決于惟危惟微之幾

則精一之功深而天德純乎至靜而致謹于
玩人玩物之戒則敬止之學至而王道備是故
古之教太子者諭以三善以充其赤子之良詔
以六德以養其天真之粹舜典帝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於乎繹斯典也
所以端心志者不在茲乎乃若唐之帝範之篇
詞雖藻潤而無格心之要宋之承華之錄說雖
詳贍而無定志之言哉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因宋善進講心箴諭之曰人心道心有

偷伏之幾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懇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又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朕嘗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以長保國家矣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心箴有註必揭

敬一以為入德之基

養心有殿必象

九五以為崇化之地所謂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審幾於精微而究夫堯舜傳心之

中立志於廣大而察夫成湯制心之義宋儒胡

安國亦云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

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端心志箴

箴曰玄渾旋乾黄儀奠坤惟君至大惟心至靈

一哉君心萬化攸出無欲故靜有主則實志有定向道有定體靜而常覺動而常止緬思精一虞廷垂訓受中立極惟元立命惟神知幾惟聖克念泰宇涵虛艮背止善

皇祖有訓觀心有亹亹不已安安惟欽惟

皇紹法

養心崇德

敬一懋勤

九五恭默

聖嗣監茲之德之純 臣庸作箴

元首惟明

謹言動箴解

解曰易謂乎謹言動也詩曰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以言乎玉言如絲所繫者重不可失之於易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以言乎君舉必書所貴者時不可違乎其幾也夫言出乎身加乎民將有言也擬之而後言斯不失矣行發乎邇見乎遠將有行也議之而後動斯不違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幼而居内必求姆傅之温敬而寡言者以保抱之使其所聞皆正言長而就

外必求師儒之方正而有道者以誨導之使其
所行皆正事戴記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
學小藝焉踐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
踐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
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於乎覩斯
記也所以慎言動者不在兹乎乃若李百藥贊
道之賦受之者無虛懷諸無量舜善之記聽之
者無實踐誠可為永鑒也已矣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

言一動上通於天下繫於人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為善天必監之不善天亦監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可不敬乎又命儒臣撰

昭鑒錄成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戒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常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勤勞也常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

及皆非朕之所望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淵默若神言而世為天下法
思睿作聖行而世為天下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
者盛德之至也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遵先聖之法言而非禮勿言效先
聖之善行而非禮勿動宋儒胡宏亦云養太子
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其是之
謂乎臣謹上

謹言動箴

箴曰聖學之要厥本在心動有則公靜虛則明言爲心聲聲必中律是訓是行敷皇之極動爲世範身必中度可則可象遵王之路右史紀言慎乃出令遠循辰告訏謨定命左史紀動敬爾威儀維民之則維德之基

皇祖有訓

昭鑒有錄其言如綸其德如玉惟

皇紹法作之

君師如金如錫如璋如圭

聖嗣監茲樞機必慎臣廣作箴

中心守正

愼服食儀解

解曰易謂乎愼服食也詩曰朱芾斯皇以言乎君嗣之生當謹其初而其禮不容不厚也書曰惟辟玉食以言乎君位之重當宅乎中而其推不可不尊也夫能謹其初則大觀在上動不違則天下望之而不敢越能宅乎中則皇極在上推不下移天下遵之而不敢僭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司服以授之服服無不衷之制膳夫以調夫味又鮮不正之嗜哉記曰左右之習反其師

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詞應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飲酒而醉食肉而飫飽而強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於乎觀斯禮也所以慎服食者不在茲乎乃若太公因成王嗜飽食而禁之不登于俎史佚因成王加元服而戒之使近于

民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事乎夫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敬温良為德之容見於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度者由其德充於中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積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必多取敗夫貨利聲色為

伐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所好則必爲其所陷矣又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四體勤乎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衣布裳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食之間必念農夫之勞取之有度用之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法大舜以章衣薄尤致愼于

端凝之殿法大禹以菲飲食尤致省于
耕歛之亭所謂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清明在躬法服必稱其度
理義悅口鼎食必順以貞唐臣張蘊古大寶箴云
闢之夏后一饋十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甚矣
之謂乎臣謹上
慎服食箴
箴曰書紀章服山龍黼黻錦衣九章惟辟作福

禮謹膳羞滫瀡薌腴王食八珍惟辟作威服以
彰德袨衣象乾服之不衷司服糾愆食以順貞
升鉉玉鼎食而非禮膳宰致懲趣以肆夏旣匡
旣敕食以采齊有芬有苾
皇祖有訓穆穆明明宵衣惟儉旰食惟勤惟
皇紹法慎獨謹飭
燕弁有章
御㮣有說
聖嗣監茲細行必矜臣庸作箴
至德文明

戒逸欲箴解

解曰昜謂乎戒逸欲也皐陶曰無教逸欲有邦以言乎人君體健以為先不可恣情而靡警也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以言乎人君居敬以為所不可縱欲而忘戒也夫體健為先則自強不息而中正以貫天下之道居敬為所則自治益嚴而憂勤以成天下之務是故古之教太子者禁於未發以養其本然之中遏於將萌以節其自然之和戴記曰不論先聖王之道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

與傅不聞庶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不惠於
庶民無經於百官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
厚於德不強於行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處位
不端受業不敬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
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於乎觀斯記也所以戒
逸欲者不在茲乎乃若唐之許敬宗獻太子以
搖山玉彩未聞逸豫之規宋之蔡京娛太子以
異域寶器不覩防微之訓誠可為永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家者惟創業之君中

興之主及守成之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之自此而殆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切若繼體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惰危亡必至可不畏哉又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既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怠惰荒寧爲垂拱無爲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

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惕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晉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既是

一無逸殿以書

先皇稼穡之詩復構

恭默室以紹高宗惕厲之戒所謂有內聖之德必
有外王之業者矣臣愚尤願
皇子作聖之初
存心警畏而昧爽丕顯
懋學憂勤而夕惕無違宋儒魏了翁亦云古之人
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甚是之謂乎臣謹上
戒逸欲箴
箴曰至健無逸體乾之剛一日萬幾兢業惟康
至靜無欲法艮之止一心萬化於穆不已朝而
訪道師保在前太公順應無時不然晝而咨政

丞弼在側至正明達無入不得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斆學有獲昭德惟新
皇祖有訓無逸乃逸保邦未危叙倫有極惟
皇紹法祗若寅恭惇大成裕明作有功
聖嗣監茲有嚴有翼臣庸作箴
至誠無息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二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三

厚倫篇

臣 荏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朕惟人倫有五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即虞書所謂五典周書所謂五教戴記所謂五達道者或詳言之曰七教十義或異言之曰三綱四行或總明之曰人文八記皆不越此五倫而已此五倫者出於天性皆所當厚而父子長幼夫婦三倫尤所當厚也日中所謂隆孝敬則父子

親矣惇友愛則長幼序矣重内儀則夫婦別矣
睦宗戚則親踈序別之推俱備矣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明倫之家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
四箴其一曰隆孝敬箴其二曰惇友愛箴其三
曰重内儀箴其四曰睦親戚箴

隆孝敬箴解

解曰曷謂乎隆孝敬也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以言乎人君之盡倫當始於愛敬以建家
國之極也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
愛以言乎人君之惇教當推其孝敬以成和平

之化也夫盡倫建極則至治馨香達于神明有以經綸天下之大經惇教弘化則泰和洋溢于宇宙有以裁成天地之大道是故古之教太子者過廟則趨過闕則下所以示之孝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示之悌禮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於乎觀斯禮也所以隆孝敬者不在茲乎乃若文王為世子而孝行載於禮成王朝宗廟而敬德歌於詩誠可為永

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於朕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又

命畫古孝行及起家艱難身所經歷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諭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崇
宗廟以極禋祀之誠大享
明堂以通神明之德禘
初祖於數千百載之後祔
顯陵於數千百里之遥雖虞舜大孝武王達孝無以
復加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孝因至性而察於人倫
敬本淵衷而達乎天德宋儒真德秀亦云知父母

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

道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隆孝敬箴

箴曰大哉孝乎天明地察以首三綱以基萬化

至哉敬乎享帝仁親以參三極以洽百靈一

三朝孝思維則問寢視膳是曰至德三老五更

敬施惟崇齒冑乞言是曰至恭始于家邦終于

四海爰敦天倫爰熙帝載

皇祖有訓木本水源燦然有文僉然有思惟

皇紹法

純孝熈敬

廟典稽周

祾恩慕舜

聖嗣監茲世德克承臣庸作箴萬國儀刑

惇友愛箴解

解曰易謂乎惇友愛也書曰惟孝友于兄弟以言乎友生於孝天性也不可改也詩曰因心則友以言乎友生於心天顯也不可越也夫友生於孝則自吾親一體而推之以擴乾父坤母之情是之曰理一友生於心則自吾心一念而推

之以嚴君尊臣卑之等是之曰分殊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入學齒冑約之以遜恭之禮嚴廟收族傅之以敦叙之仁晉語曰文王在傅弗親虞師弗煩敬友二虢惠慈二蔡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度于閎夭謀于南宮是以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於乎觀斯語也所以惇友愛者不在兹乎乃若唐玄宗宴諸王于花萼樓而為長枕大被之好宋仁宗宴諸王于睦親宅而有椒掖蘭闈之頌誠可為永鑑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嘗問

皇太子近日講說何書對以漢七國謀叛事
上曰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局殺吳太子以激其怨及
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王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
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
下公法如此則為天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
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道又
諭廷臣曰先王封建所以比民周行之而久遠秦
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
齊特顧施為何如爾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

此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推仁恩于
宗室而
詔諭屢頒賡友愛于
藩輔而
恩賚存錫既粟帛以重老老之典賜書幣以篤親親
之仁雖武王頒玉成王歸禾無以復加矣臣愚
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承乾緯體必溥維城之德

顯比惇親必明干蕃之分宋儒程頤亦云建立萬

國所以比民親輔諸侯所以比天下其是之謂

乎臣謹上

惇友愛箴

箴曰武頒寶玉宗彝有爛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成歸嘉禾穎栗實堅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矯矯

興歌鳧鷖奏雅周道燦然誰其作者嗣時厥後

古風式微豆箕有謠瓜實有祠念茲天潢夾輔

京室磐石為宗泰山作礪

皇祖有訓敦睦藩服燕謀惟芑爲國惟教惟

皇紹法肫肫其仁璇源衍胄玉牒展親

聖嗣監茲友愛天至 臣庸作箴

本支百世

重內儀箴解

解曰易謂乎重內儀也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以言乎王者修身以樹內則而孚于人心不必度動而自獲元吉也禮曰天下內和而家理以言乎王者齊家以正內治而昭乎天德不出戶庭而自成元化也夫內則樹而孚人心則其誠

有孚而天地之大義以立內治正而昭天德則其儀不忒而家國之大順以達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創孺子之室而其分嚴有以謹之于始就外傅之舍而其禮備有以成之于終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和內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於乎觀斯禮也所以重內儀者不在茲乎乃若塗山產啓遂承夏后之元龜太任開文克永周家之寶曆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贄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嬪妃無寵幸之昵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微如履薄冰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又

命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諭之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爾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

成嚴誠則篤親愛之則恩嚴則無閨門之失臣仰

惟

皇上光昭

祖訓首頒

仁孝皇太后內訓以嗣

高后之懿教繼梓

慈仁皇太后女訓以揚

先帝之成範所謂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爾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彖易之家人以立中正之方
敷禮之內則以效明章之治宋儒周敦頤亦云治
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其是之謂乎臣
謹上

重內儀箴

箴曰兩儀斡運三才奠位坤德中含陰教內治
屢都誕堯嬀汭儀舜就日如神配天作聖簡狄
生商姜嫄啟周帝圖昭錫天眷申休太任思齊
太姒思媚懿範式昭徽音兌嗣漢之明德宋之
宣仁克開家法永播賢聲

皇祖有訓
孝慈有傳實典焜煌瑶編璀璨惟
皇紹法有乎威如
內訓有典
女訓有書
聖嗣監茲端本善則臣庸作箴上昭
峻德
睦宗戚箴解
解曰曷謂乎睦宗戚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
屬異姓主名治際會以言乎禮莫大於分而同

姓異姓之親各有其等也周禮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以言乎分莫大於名而同姓異姓之封各有其器也夫禮先於分則收族屬以嚴宗廟者不容於緩矣分先於名則正體統以尊朝廷者莫之敢踰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履信思順以承天之道講信修睦以順人之情禮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公

與族燕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於乎觀斯禮也所以睦宗戚者不在茲乎乃若漢之金張許史越禮則無叙宋之高曹向孟守禮則有恒誠可為法戒也已哉

太祖高皇帝追封太原長公主冊文曰朕惟古之君天下者既追尊祖考又及於兄弟之親所以叙彝倫昭恩義帝王之先務也朕當艱難之秋賴祖宗積德上天眷命削平僭亂統馭華夷每念我

皇妣生兄姊及朕六人今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劬勞之恩無從以報而兄姊復無在者骨肉之親感悼無已稽之古典宜有褒贈以稱追崇可封為

太原長公主又

命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政諭之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間於疎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敝政朘削尤甚民困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毋恃親故以生驕恣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

議汝其欽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至仁覆冒以法堯之敦族
太智濬哲以效舜之察倫所謂有惻怛之愛有忠
利之教爾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親親有典而仁逮于行葦之敦
賢賢有序而禮周于蔦蘿之施宋儒周敦頤亦云
善則和親而已矣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睠宗祊箴

箴曰三善既備九族既敦凡厥戚屬咸沐殊恩

昔在漢初萬石謙謹迨于馬廖濯龍致警暨在

宋初諸杜徽柔迄于曹佾貫魚無鄭蘭畹飄香

桂池流馥章飾文腴豐澤霑渥貴不期驕富不

期侈疇與節廉永終厥譽

皇祖有訓以禮以仁肅然如秋温然如春惟

皇紹法光凝休命慶之以中裁之以正

聖嗣監茲睦婣任恤臣庸作箴

建其有極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四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古昔帝王之圖治罔不夙夜祗勤誠以天下之大萬幾之繁繫乎一人甚重也苟非理明而素定于中求其事至而應之無失者亦難矣惟

天有成命我

祖宗受之以啓丕圖貽我後之人其日監在茲赫然猶

祖宗之時也敢不敬乎況庶政得失庶徵休咎應焉
尤天意之昭灼者也故欲明治道其必自敬天
命始敬之所寓莫嚴于祀
天而尊
祖配
天之義
宗廟饗祀之制莫不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下逮群
祀亦猶是也其可瀆乎故嚴祀典次之近而朝
廷天工之代在群臣也故辨人才待臣工次之
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　謹解其義附以四箴其一曰敬天命箴其二曰嚴祀典箴其三曰辨人才箴其四曰待臣工箴

敬天命箴解

解曰曷謂乎敬天命也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以言乎天命無常惟德是輔人君當修德以享天心也周公告成王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以言乎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人君當凝道以承天祜也夫修德以享天心則君心與天心為一體淵淵其淵而萬化出矣凝道以承

天祜則君道與天道爲一致浩浩其天而三才
位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於其始生而齋肅端
冕以見於天乃所以開受命之端於其繼體而
玉藻龍袞以彖乎天乃所以崇基命之本禮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
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於乎觀斯禮也所以敬
天命者不在茲乎乃若周成王述敬天之詩而
不敢康寧宋仁宗作敬天之圖而罔敢昏逾誠
可爲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德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
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
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
欲永保天命者未之有也又曰天道微妙難知
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
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
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于
以是告成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
修人事上合天道臣仰惟
皇上光照

祖訓禋祀

泰壇而無幽不格

祇薦

泰號而有赫其臨凡

御深宮大庭之時顒若

郊天

饗帝之際自古人君之敬天命未有能裁焉者矣臣

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法帝堯之欽若而文思安安

法文王之昭事而小心翼翼宋儒胡寅亦云人君
不可不知乾道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敬天命箴

箴曰皇皇大運蒼蒼上玄三垣中列七政左旋
春元發生夏亨長育秋利平秩冬貞藏復五行
順序萬象昭明陰陽交盪真精翕凝人君法象
咸有一德歲省無愆日監有赫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法天之道惟日居諸
皇祖有訓惟天無常惠迪則吉純佑則昌惟
皇紹法

大報惟誠明馨上達
玄德中升
聖嗣監茲敬之敬之臣庸作箴
天惟顯思

嚴祀典箴解

解曰易謂乎嚴祀典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言乎帝王觀木火之鼎而大象服焉郊以祀天而盡仁也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以言乎帝王觀風水之渙而立文著焉廟以祀祖而盡孝也夫惟仁人為能

事天自郊而下百神於是乎咸秩矣惟孝子爲
能享親自祖而下百禮於是乎脩洽矣是故古
之教太子者郊見而祇畏所以豫養其法天之
仁廟見而肅趍所以豫啓其法祖之孝禮運曰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
極焉禮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
正法則焉於乎觀斯禮也所以嚴祀典者不在
茲乎乃若大舜類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尊烈考
而右文母誠可爲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

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
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崇祀事
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
令有國大祀曰
圜丘方澤
宗廟社稷其各具沿革以進又曰祭祀在乎誠敬不
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
物雖薄而誠至神必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
西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不聞以物受福也
臣仰惟

皇上先昭
祖訓肇復
四郊正
天地
日月之位載崇
九廟虔
祖宗
考妣之祀凡
大禘大祫以至四時之享
先農先蠶以暨百神之禋自古帝王之嚴祀典未有

備於此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精明其德恒如匕鬯之持
兢惕其心儼若馨香之薦宋儒程顥亦云王者萃
人心之道至於有廟極也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嚴祀典箴

箴曰古聖作則尊尊親親壇坎攸區廟墠攸分
惟仁享帝泰畤奠位天宗有祈明堂有配惟孝
享親宗祊惟明烝嘗有序禘祫有倫徧于群神
以洽百禮爰奠玉帛爰陳牲醴明德惟馨精意

以格以覲耿光以揚大烈

皇祖有訓祀事孔明致慤致愛必躬必親惟

皇紹法

祀儀有典以妥以侑至徵至顯

聖嗣監茲是訓是行臣庸作箴

享于克誠

辨人才箴解

解曰禹謂乎辨人才也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以言乎圖治莫難於知人在秉哲以拔才而後

克克其任也伊尹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以言乎咸備莫要於得人在迪哲以賛德而後
可責其成也夫所謂核才匪直采諸物望以尚
虛名而已必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
無遺濫是之曰秉哲所謂賛德匪直縻以官爵
以求備員而已必以諭之道術傳之德義保其身
體而無虛飾是之曰迪哲是故古之教太子者
特簡大僚以充師保之任旁招多士以備賓友
之官戴記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
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誠立而敢斷輔善而
相義者謂之充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

之獮博聞而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於乎觀斯記也所以辨人才者不在茲乎乃若穆生缺醴而見幾有介石之操桓榮賜車而歆羨育孕顧之態誠可為永鑑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用人之道當知姦良人之姦良固為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也 曰用賢勿貳夫邪

勿疑爾等其慎之又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君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豈弟雖才有不逮者不至於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何謂殘暴慘刻雖幹持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尅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乖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明鑒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知人邁禹必察其心術之微

敎哲超湯必稽其德藝之著所謂帝王之德莫大

於知人是已 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文明以照幽遐而擇之必精

撝謙以禮耆舊而用之惟愼漢臣賈誼亦云太子

之善在於蚤豫敎與選左右其是之謂乎 臣謹

上

辨人才箴

箴曰軒皇六相虞帝九官仰淸穹倪俯洽于壤端

矧若元嗣寔資良弼嘉謀嘉猷以引以翼或論
道術養其德性近朱者赤近繩者正或傳禮義
稽其問學如金斯礪如玉斯琢兆厥有位咸崇
俊良出入起居罔有弗臧
皇祖有訓甄才授職純臣是寶佞人必斥惟
皇紹法神明内蘊藻鑒惟公辨別必正
聖嗣監茲取人以身臣庸作箴允也大成

待臣工箴解

解曰曷謂乎待臣工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
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以言乎君之遇臣隨其

任有不同當推誠以待之也立政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言乎君之知臣隨其才有不同當炳幾以燭之也夫推誠以待之則有道者得以盡其忠而讒邪罔間爾矣炳幾以燭之則有志者得以効其用而憸小罔惑爾矣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愼擇師傅承弼之官以端其型範茂選端直孝德之士以礪其切磋禮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喩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喩而德成也於乎觀

斯禮也所以待臣工者不在茲乎乃若漢叔孫通之不敢言而猶假于四皓羽翼之功唐李世勣之留輔而終藉于五王贊勛之力誠可為永鑒也已哉

太祖高皇帝諭東宮官屬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也人有寶器尚知寶愛太子承主重器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

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誠行自然
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
器於途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
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
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又
諭廷臣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
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
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
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
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

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交構之患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清心以出治而股肱必擇其良
純心以任賢而金玉用汝作礪所謂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體貌隆于師傅而務學時敏
麗澤資于賓僚而作德日休宋儒范祖禹亦云君
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待臣工箴

箴曰三公論道燮理陰陽揆天工是代斗氣斯輝

六卿分職經野體國各職是稱台垣斯列百官

效用亮采效明庶績咸熙大猷允升翊茲俊傑

職專輔弼前望後丞左旦右奭式如股肱式如

股肱師儒考德有輔稽功

皇祖有訓相須一體遇之以恩待之以禮惟

皇紹法纘忠遂良金玉其相追琢其章

聖嗣監茲望道如見用庸作箴

昭回雲漢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四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五

切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又曰遠而四方天之視聽在民也故恤民隱次之臣民之賢率本於教教化之行必先於養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志此教之大方也故崇教養正禮樂又次之至於審聽納則無壅蔽之患而上下之情通大哉

皇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 臣謹解其義附以四箴其一曰恤民隱箴其二曰崇教養箴其

三曰正禮樂箴其四曰審聽納箴

恤民隱箴解

解曰曷謂乎恤民隱也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言乎民之向背繫乎君當知其邦本所在而不可虐也召公之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以言乎天之視聽存乎民當知其天命所在而不可緩也夫知其為邦本所在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以拂乎人情之公知其為天命所在則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不違乎天道之正矣故古之
教太子者在書有若無逸諭以民生稼穡之艱
在詩有若豳風誨以民風淳朴之厚禮表記曰
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於乎觀斯記也所
以恤民隱者不在茲乎乃若于志寧諭以民生
利害畢昭直道張玄素諫其驕泰傷民足垂讜
論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命
皇太子諸王往臨濠謁

陵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
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
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
之政為商周令主今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
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
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郡縣遊覽山川經歷
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
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
風俗之美惡即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

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又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illegible]後世中主猶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之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故也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溫諭覃被視四海猶一家

恩詔存頒視萬民猶一體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

而民從之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上昭於天之明畏而敬哉有上下

軫於民之幽隱而食哉惟時宋儒朱熹亦云天下

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恤民隱箴

箴曰乾元稱父坤元稱母蒸民猶子藐焉中處

堯仁如天加志窮民授時播穀民俗惟淳舜德

好生御衆以寬阜財解慍民心惟安大禹胼手

成湯剪爪拯溺救焚撫恤勞吳文王輯和武王

敎孚學生復性化發育生

皇祖有訓千聖一道不[illegible]無告惟

皇紹法交於下民乎乾資始坤資生

聖嗣監茲視民如傷臣庶作乂四方爲綱

崇嚴參儀解

解曰易謂乎崇嚴參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以言乎天道至神而四時不忒聖人所以法天而立道也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以言乎聖政至善而兆民允[illegible]大人所當體民而施政也夫法天立道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行能

有以神鼓舞之教體民庶政推而行之存乎通
斯有以裁成之宜是故古之教太子者豫待
其教以成天下之教務豐其養以厚天下之養
古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
始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始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
在上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
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
而端於太傅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者
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於乎親輯

禮也所以崇教養者不在茲乎乃者漢明帝臨辟廱拜三老以先天下之讓唐太宗命東宮拜三師以先天下之順誠可為來鑒也巳哉

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諸王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於內禽荒於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天棄於上民離於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為君子孫者當取法於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監彼荒淫可以長享富貴矣又曰君之於民猶心於

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
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
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
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
若惑於憸邪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
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重幸辟廱元化風行於上國
歲蒞天田膏澤普沾於下土所謂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法順之養正而養賢以養民

法臨之教思而教家以教國宋儒程頤亦云民可

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其是之謂

乎臣謹上

崇教養箴

箴曰古聖教民教以五倫匡直輔翼民德惟新

古聖養民養以六府樹藝耕稷民生得所鄉校

國學黨庠術序範圍不過禮教就緒鄙正鄰長

閭胥族師曲成不遺仁澤咸滋教養天下自國

本始篤厚民生肇修人紀

皇祖有訓軫恻元元教崇政基澄清化源惟

皇紹法

身先天下

藉田厚生

幸學興化

聖嗣監兹

膏澤下民臣庸作箴

萬邦以貞

正禮樂儀解

解曰易謂乎正禮樂也易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以言乎天澤有高卑之象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禮行乎其間矣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言乎陰陽有感通之幾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乎其中矣夫禮昭于履君子履之而莊敬嚴肅之心生樂宣于豫君子樂之而易直子諒之心生是故古之教太子者禮以修外有文以形外心之動樂以修內有質

以彰內心之敬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慴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於乎觀斯記也所以正禮樂者不在茲乎乃若師氏教之以三德三行而保氏亦有六藝六儀之習大司樂教之以樂德樂語而樂師亦有樂舞樂儀之詔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通於

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又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美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於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以為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興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致治不能如古撡德凉薄故也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肇正

大禮自
郊廟
朝廷以及邦國而大節與天地同體載稽
大樂自
大報
大享以及燕樂而太和與神化同流所謂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致禮以治躬而必率其性
致樂以治心而必約其情宋儒司馬光亦云聖人

履中正而樂和平其是之謂乎 臣謹上

正禮樂箴

箴曰天尊地卑大禮必簡依衷典禮明倫叙典陰變陽合大樂必易后夔典樂諧聲協律三王異世禮不相襲與時損益至中而極五帝殊時樂不相沿與化流通至和乃宣周禮大備虞樂盡善禮究十倫樂窮九變

皇祖有訓禮樂隆興作者謂聖述者謂明惟

皇紹法則象

天地觀禮于履觀樂于豫

聖嗣監茲中和位育臣庸作箴
萬年景福

審聽納箴解

解曰易謂乎審聽納也舜告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以言乎不稽于古不詢于衆者當遠而堅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言乎鯁言逆耳巽言從心者必審而納之也夫遠而堅之則讒說不得以殄行而君心之精一者渾乎其有定體矣審而納之則蓄疑不得以敗

諫而君德之協一者卓乎其有定守矣楚語曰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乎觀斯語也所以審聽納者不在玆乎乃若晉之洗馬江統以五事進諫乃拒而弗從唐之詹事姚班以四事上疏或從而不改誠可為永鑒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責難之詞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親

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從容後世以諂諛相欺如陳後主江總輩狎褻簡冊此誠可以爲戒又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諂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聰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絶矣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堯設衢室咨四岳以明謨

舜訪總章闢四門以來善所謂清心以涖之虚

以受之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約以保盈奉承服膺而勿失
謙以受益諄諄傾耳而不拒宋儒程頤亦云人君
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其是之謂乎臣謹
上
審聽納箴
箴曰堯設諫鼓嚚訟必懲舜命納言讒說罔陳
禹懸鞀鐸告言必拜武銘戶牖丹書受戒覽環
雖綴視於無形紵綰紲附聽於無聲刓惟重[illegible]

承基出震虛襟廣納撤牖深聽班彪讜言劉洎

法語逆耳當從犯顏弗忤

皇祖有訓必察邇言芻蕘勿棄藥石罔捐惟

皇紹法作哲作謀恒采讜論茂登嘉猷

聖嗣監茲虛以受人 臣庸作箴

納誨惟明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五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六

明治篇

臣莊誦

憲宗純皇帝御製序又曰賞罰公則無僭濫之忒而小大之心服制財用則絶侈靡而經費有常飭兵戎則戒窮黷而扞禦有備馭夷狄則廣威德之施而謹華夏之辨此皆制治宏綱臨御要道不可有一之不明也既總論其綱又條列其目縣而措之如運之掌耳尚其豫講而深究之哉

大哉

皐言眞可爲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也臣謹解其義附以四箴其一曰公賞罰箴其二曰制財用箴其三曰飭兵戎箴其四曰馭夷狄箴

公賞罰箴解

解曰得謂乎公賞罰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以言乎賞罰之權皆出乎天聖人所以奉天而不違也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以言乎賞罰之典當公乎人聖人所以同人而無我也夫奉天不違則慈惠以象生殖威令以象震耀其

諸天道之神矣至同人無我則無作好以遵王道無作惡以遵王路其諸人心之正矣乎是故古之教太子者明政德以道之賞而賞必酬有功明精意以道之罰而罰必懲有罪漢儒董仲舒策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於乎觀斯策也所以公賞罰者不在茲乎乃若商高宗不僭不濫以成中興之大業周康王畢協賞罰克稱守成之令主

誠可為永法也已我

太祖高皇帝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必當功上不為德罰必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大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又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任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勸懲朕觀漢高祖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紹大舜之賞延于世而優渥屢霑于閥閱
思文王之罪不及孥而刑罰欽恤于囹圄所謂承
大意以從事而已無與焉者矣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慈惠仁愛不施賞而民勸
莊敬嚴毅不加罰而民畏漢臣諸葛亮亦云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公賞罰箴

箴曰天以陽生雨露洋溢王者慶賞施德象日天以陰歛霜霰凛烈王者威罰修刑象月賞匪私好明試以功文錫圭瓚武貺彤弓罰匪私惡哀矜折獄輕繫嘉肺重加誅戮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奉君天道罔有弗欽

皇祖有訓律誥昭章以正朝廷以肅紀綱惟

皇紹法至大至公賞以春夏罰以秋冬

聖嗣監茲明德慎罰臣廬作箴

萬世允法

制財用箴解

解曰易謂平制財用也易節之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言乎聖人順天之道節財以裕民而不過其則也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言乎聖人察人之情行義以正民而不罹于咎也夫節以裕民則取之有制用之有度而國需弗匱義以正民則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而民生弗盬是故古之教太子者以冢宰制國用無知其錢穀之豐耗以大府司財賦周覈其出入之多寡雖王世子有不會之文而亦未嘗有擅用之

制大學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於乎觀斯傳也所以制財用者不在茲乎乃若劉洎之勅徽猷以宴安為懷業之戒張昭之陳正論以紛華為蕩心之規誠可為永鑒也已

我

太祖高皇帝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盡財

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足而君富豈有是理哉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準天地之節而捐租之

詔屢頒

贍軍國之需而節用之
論頗著所謂三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是已臣愚
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克勤于家而知損益之道
克儉于邦而知盈縮之宜宋儒楊時亦云先王所
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甚是之謂乎
臣謹上
制財用箴
箴曰惟天生財惟國資用六府孔修九州作貢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節其豐縮制以經權周禮
九職農穀爲貴掌於冢宰稽之司會鑄山爲錢
煑海爲鹽林衡澤虞罔弗攸撫薮葦爲利皮楮
爲幣角人丱入罔弗攸備
皇祖有訓君民一體視國猶家視民猶子惟
皇綱法經國理民正之以義育之以仁
聖嗣監兹制節謹度臣庸作箴
承天之祐

飭兵戎箴解

解曰易謂平飭兵戎也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

師君子以容民畜衆以言乎水伏於地兵伏於民當養民而豫教之也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言乎澤依於地民依於君當飭兵而豫防之也夫養民以豫教則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而天下之勢定於一飭兵以豫防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而天下之政出於一是故古之教太子者不惟明昭利以道之文而又明除害以道之武禮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於乎觀斯禮

也所以飭兵戎者不在茲乎乃若夏啓征有扈
而豫戒六事之宜周宣征江漢而申命三事之
緒誠可爲永法也臣我
太祖高皇帝諭李善長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
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
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必當啓
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必
謂府僚導之嫌隙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
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
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

古以振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溺于安逸率於一事多忽而不講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又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消兵講武然後可以偃武晉武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國之兵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

驗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
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臣仰惟
皇上光貽
祖訓
神武符堯勵樞府以布陣之法
聖武邁湯戒本兵以飭戎之機所謂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閑人於其細而防微以謹
怙終於其始而制變猶方宋儒張栻亦云兵政之

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其是之謂乎臣
謹上

飭兵戎箴

箴曰天懸五緯惟金含精地產五材惟金象兵
聖人則之神武不殺大振六師有嚴九伐中春
蒐田中夏茇舍中秋獮田中冬大閱牙璋起旅
韎韐揚威內震姦宄外禦寇虐地水惟師澤地
惟萃觀其大象允宜深慮
皇祖有訓內安外寧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惟
皇紹法乃文乃武威震八荒光被九有

聖嗣監茲

天錫勇智臣庸作箴永孚萬世

馭夷狄箴解

解曰曷謂乎馭夷狄也益之戒禹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以言乎無怨於心無驕於政必迪謨而後可以柔遠也召公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以言乎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必昭德而後可以來遠也夫禹之文命敷于四海觀之禹貢嵎夷獨化渠搜中心罔弗來王而益猶以怠荒爲警武王之休烈被于九域觀諸王會圖越

裳獻雉西旅貢獒周邦來賓而召公猶以慎德為勸是故古之教太子者守則嚴關靜必有防微杜漸之規出則撫軍動必有[illegible]驚遠馭之策禮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於斗觀斯禮也所以馭夷狄者不在茲乎乃若四夷卯中生征旱落不知春秋家防

戎裔之規唐命承乾狎突厥周識周禮嚴設象胥之旨誠可爲永鑒也已我

大祖高皇帝曰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惟威惠並行馭蠻夷之要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爲務正以此爾又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術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

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國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得不謹備之爾臣仰惟

皇上光昭

祖訓

照臨萬國集玉帛於軒墀

撫綏四夷通桴航於海嶽所謂帝王之御夷狄外而不內疎而不戚者是已臣愚尤願

皇太子作聖之初

鴻圖廣運修文德以招徠

駿烈弘敷全武功而振耀宋儒朱熹亦云聖王制

御夷狄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

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

乎紀綱其是之謂乎臣謹上

馭夷狄箴

箴曰天地界限河嶽綱維中拱華夏外環裔夷

東際日域滄海澄波三韓冠帶航島謳歌西極

月窟青冥于吕三竺共球梯崖宛委南究炎垠

占星紀黃白雉興謠昔交沸詠北窮朱漠望斗

輸琛玄僕修覲黃熙貢珍

皇祖有訓無競惟烈干羽兩階玉帛萬國惟

皇紹法王者無外極天所覆極地咸載

聖嗣臨蒞旁燭無疆臣庸作箴

嘉言孔彰

文華大訓箴解卷之六終